

我们永远铭记

——湖州抗战记忆(下)

三炮定三山

1938年初的浙西湖州、嘉兴等地,日军铁蹄肆虐,大小城镇相继沦陷。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西撤,留下的只有零散的游击武装——有的真心抗日,有的浑水摸鱼,甚至暗中投敌。

在这混乱局势下,一支三百多人组成的队伍悄然挺进吴兴练市镇,领头的是朱希、汪鹤松。1937年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撤退至皖南,朱希(原七十七团营长)受命组建了游击队,在浙西开展敌后抗战,牵制京杭国道两侧的日伪军。练市镇老百姓看这支部队仪容整洁,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期待这支部队能够留下来,打败镇上的日军。当时镇上的日军不过200余人,他们没想到朱希部队会突然出现,稍一接触,便把朱希部队当成了主力部队,急忙逃回乌镇据点。首战胜利后,不仅练市居民和四郊农民纷纷来慰劳他们,甚至连乌镇的居民也派人送来情报,请求他们去攻打日军。

朱希心想,要在沦陷区立足,非攻占敌据点不可。趁着敌人对情况还不清楚,乘胜出击,攻下乌镇就是个很好的选择。当夜,他派兵潜入乌镇。敌兵不仅力量薄弱,还十分轻敌。他们以为中国军队绝不敢主动进攻,防备也很松懈。就这样,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朱希出其不意地攻下了乌镇。

附近南浔、严墓等地的伪军被吓得惊慌失措,派人前来接洽投诚。日军得知后更加惊恐,急忙出动附近兵力与朱希部队激战一日一夜,最终不得不引军退去。朱希部队不仅拿下了严墓,攻占了新塍,还夺得汽艇两艘、迫击炮一门、机枪数十支。经此一战,朱希部队在沦陷区打出了名头。吓得在嘉兴的伪军来信说:“有饭大家吃。”朱希严词驳斥:“汉奸饭是不可吃的,也吃不成,只有抗战才有出路,才有饭吃。做汉奸是自寻死路!”就这样,朱希部队很快就吸引了众多人前来投奔,部队扩大至4000余人,编有5个团、9个直属大队和1个迫击炮连,成为浙西地区力量较强的抗日游击武装部队。

6月,朱希部队集中兵力,又攻入南浔,攻下震泽,切断了日军控制的嘉湖航线。面对如此情景,日军从杭嘉湖出动大批人马反扑。朱希获知敌人的计划后,率部从震泽向南迂回乌镇。没想到,日军这次也是下定决心,打算歼灭朱希部队。为此,他们夺占了德清辉山、干山、龙山三个山头,打算围歼朱希部队。

此时,占领三山的敌军居高临下,且附近河港纵横,形势十分危急。朱希却镇定自若,他勉励部队士兵,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只要奋勇争先,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同时,他决定用上“秘密武器”——部队用日军高射炮改制成的迫击炮及平射炮!

战斗打响后,部队连发三炮,轰得辉山塔摇摇欲坠。骄横的日军突遭炮击,一时惊慌失措。再加上朱希部队士气十足,战士们奋不顾身,很快就夺取干山、龙山,辉山之敌也随后自退。

朱希部队一举收复“三山”,成就“三炮定三山”的传奇,进一步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坚定了浙西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注释

[1]辉山、干山、龙山:辉山、干山属天目山余脉的丘陵,地势起伏,为平原向西山区的过渡带。龙山地处武康东南,是一座突兀于水网平原之上的孤丘,紧邻余英溪与京杭大运河西线,虽海拔不高,但相对高差显著,形成了控制水陆通道的独特优势。



新四军用九二式炮攻打合溪敌伪据点

1944年夏,苏浙皖边区的硝烟还未散去。新四军第十六旅的战士们正摩拳擦掌,准备给盘踞在长兴一带的日伪军致命一击。此时他们的队伍里,有一门重武器——从日军手里缴获的九二式步兵炮。这门在此前3月杭村战斗中缴获的大炮,即将在长兴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

1944年8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接到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的指示:“使游击战争广泛地发展到上海、杭州周围,使沪杭两城及铁路线完全处于我军包围之中。”为贯彻

湖州城东八里处的升山,是一座40米高的山岗。1937年冬,山岗上的草木在寒风中瑟缩。这片看似温和的丘陵,在这个冬天却被桂军“将士的鲜血染成赭红色——11月下旬,这里爆发了一场迟滞日军铁蹄的阻击战,第七军第一七〇师副师长夏国璋用生命践行了“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夏国璋多次请缨杀敌。9月中旬,已升任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四师副师长的夏国璋随第二十一集团军从广西出发,10月中旬抵达淞沪前线。此时,淞沪战场中日双方激战正酣,第二十一集团军到达上海后立即投入作战。19日黎明开始,日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第一七四师阵地发动强攻。在日军接连数日的疯狂进攻下,夏国璋部伤亡很大。后第一七四师奉命转移到苏州江桥镇、双庙一带休整。

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登陆,中国军队猝不及防,阵地相继失守,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于8日下令放弃上海,兵分两路向杭州及南京撤退。日军见中国守军撤离上海,开始实施追击。第二十一集团军奉命阻击日军西犯,掩护部队撤离上海。夏国璋这时已调任第七军第一七〇师副师长。接到任务后,夏国璋立即率领一个旅开赴吴兴,在城郊八里店桥至升山一带阻击敌人。

吴兴扼守太湖南岸,是日军进犯南京的必经之路。11月18日,南浔告急。夏国璋率一〇四四团星夜驰援。可当部队行至距离南浔约30里的旧馆时,侦察兵传来噩耗:南浔镇已陷落,日军正向旧馆逼近。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夏国璋当机立断,命

合溪炸碉堡

这一战略,十六旅决定发起长兴战役,目标直指京杭国道沿线的日伪据点。

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连夜制定作战计划。四十八团负责主攻合溪镇——这里是伪军第一师二团的老巢,200多名伪军盘踞于此,修筑了9座碉堡,气焰十分嚣张。

8月23日夜,四十八团悄然逼近合溪镇。伪军仗着碉堡坚固,机枪火力凶猛,根本没把新四军放在眼里。可他们没想到,这一次,新四军手里多了一张王牌。

24日拂晓,战斗打响。新四军战士们在机枪掩护下,将九二式步兵炮推至前沿阵地。炮手调整角度,瞄准敌核心碉堡——一座用砖石砌成的坚固工事。“放!”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炮弹呼啸而出,轰然炸响!刹那间,砖石飞溅,碉堡瞬间被撕开一道裂口。伪军顿时乱作一团,机枪哑了火,有人开始溃逃。但战斗并未就此结束。伪军依托街巷顽抗,新四军战士逐屋争夺,激战16小时,最终在傍晚彻底控制合溪镇。伪军残部见大势已去,纷纷投降。

合溪镇的胜利只是开始。四十八团乘胜追击,带着九二式步兵炮继续向白阜据点推进。这里的伪军营长听说合溪被攻破,早已胆寒。

升山忠魂

全团就地布防,掩护南浔守军西撤吴兴。日军坦克轰鸣,步兵如潮水般涌来。夏国璋沉着指挥战士依托工事顽强抵抗。子弹耗尽后,战士们便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战壕被炸塌,就用沙袋重新垒筑,他们一次次成功击退敌人的进攻,将日军挡在防线之外。

20日深夜,在敌人飞机与火炮的联合绞杀下,一〇四四团伤亡惨重,被迫撤往升山。21日破晓,天还未亮,日军的炮弹如暴雨般倾泻而下。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泥土、石块裹挟着弹片冲天而起,新挖的战壕瞬间被填平。夏国璋向师部汇报战况后,毅然冲向阵地前沿,不断调整防御部署,带领战士们阻击不断逼近的日军。敌机在头顶盘旋投弹,阵地瞬间化作一片火海,浓烟呛得人难以睁眼。

正午时分,日军增派炮兵,排山倒海的炮击让升山剧烈震颤。“现敌人步炮兵及空军向我阵地猛烈攻击及轰炸,伤亡颇重,似有不能支持”,夏国璋再次致电师部求援,但炮火声几乎淹没了他的声音。即便阵地摇摇欲坠,他依旧紧握驳壳枪,组织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构筑最后防线。有的士兵被炸断腿,仍毅然拉响手榴弹,滚向敌群;有的机枪手中弹后,身体倾斜着仍保持射击姿势。

在日军立体攻势的反复冲击下,连日苦战的一〇四四团疲惫不堪、渐渐不支。夏国璋率预备队且战且退,试图回占八里店。但狡猾的日军早已派出部队迂回偷袭八里店,抢先占领了此地。眼见退路被切断,夏国璋举着手枪,毅然带领仅剩的战士发起冲锋,却被日军密集的火网死死压制。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夏国璋一边持枪射击,一边大声指挥。突然,日机发动空袭,战场

当新四军将炮口对准据点时,伪军营长躲在掩体后,偷偷张望。“再不放一炮,他们怕是不死心。”炮手冷笑一声,装填炮弹,瞄准据点外围的空地——“轰!”爆炸的冲击波震得地面颤抖。这一炮,彻底击垮了伪军的心理防线。营长脸色煞白,颤抖着举起白旗,带着全营投降。

从8月23日夜对合溪守敌发起攻击,至26日长兴战役胜利结束,新四军第十六旅共歼灭伪军4个营约1800人,攻克25个日伪据点,摧毁碉堡60余座。而那门九二式步兵炮,成为此战的大功臣。

新四军用九二式步兵炮攻打合溪敌伪据点后,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新四军的大炮,连鬼子的碉堡都轰得稀巴烂!”该炮1959年由解放军第二十四军上交,展陈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兵器展厅。同时,它的故事,也仍在苏浙皖民间流传。

注释

[1]合溪镇:今属长兴县小浦镇,曾经是长兴县西北部历史重镇,因合溪、善溪等水系交汇得名。南宋至明清时期,依托水运成为苏皖山货集散中心,商贸繁盛。后因陆路交通发展,水运衰退,合溪镇逐渐衰落,其区域行政中心地位被小浦取代。



夏国璋(1896—1937)

上子弹四飞,夏国璋被一颗流弹穿透胸膛,鲜血在军装上迅速晕开,他随即倒在焦土之上,时年41岁。

夏国璋牺牲的消息传开,全旅将士怒吼着冲向敌阵。他们没有退路,身后是需要掩护的十万大军。这场阻击战持续到11月24日,桂军两个师几乎全员殉国,但为大部队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战后当地百姓收敛烈士遗骸时,发现升山的泥土里嵌满弹片,连草根都被血浸透。

如今的升山早已草木葱茏,旁边建起了湿地公园。80多年过去,炮火声早已消散,但每当风吹过树林,仿佛仍能听见当年中国将士“宁为玉碎”的呐喊——那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回响。

注释

[1]桂军为民国期间广西军阀部队。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广西共输送兵员34万人,八年中总征调100余万兵力。

1941年4月的湖州西门,夜色像浸透了墨汁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伪军营房的青砖上。突然,一道火光划破沉寂,紧接着是震耳的枪声与伪军的惊叫。这场如利刃破竹的奇袭背后,藏着一个29岁书生的决绝——他叫周少兰,此刻正攥着衣角在营房深处等待,指甲几乎嵌进掌心。

这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小学教员,原本该在三尺讲台上传道授业。可日军的飞机炸毁校舍那天,他便将粉笔狠狠砸在地上。转身加入“郎部”时,他长衫的下摆还沾着粉笔灰。调到长兴虹溪区署任区队长后,他腰间的驳壳枪总擦得锃亮,有人说那是文人的执拗,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对“保家卫国”四个字的注解。

西门外的日伪军特务连像块恶瘤,盘踞在城西要道,铁丝网缠满碎玻璃,碉堡的探照灯夜夜扫过苕溪水面。郎部骨干围坐在油灯下,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周少兰突然开口,油灯的光在他镜片上跳荡,“佯装投敌,里应外合。”

郎玉麟眉头紧锁,周少兰是家中独子,上有双亲待养,下有稚子绕膝。“你是独子!”他声音发紧。周少兰却站起身,军装的褶皱里抖落出一张全家福,“队长,正是因为有家,才要守住这城。”他的声音不高,却像夯锤砸在每个人心上。

1941年春,周少兰“叛逃”的消息炸开了锅。为了让戏演得真,郎玉麟亲手点燃了周家的老屋。火舌舔舐着雕花窗棂时,周少兰正站在伪军营门外,听着身后传来的“汉奸”骂声,镜片后的眼睛闭了闭,再睁开时只剩一片冰冷。他没给妻儿留下只言片语,只在离家前夜,悄悄把儿子的虎头鞋塞进了行囊。

日军指挥部的刑房里,烙铁烧得通红。周少兰被吊在房梁上,血顺着裤脚在青砖上积成小洼。“说!是不是郎玉麟派来的?”日军军官的军靴碾过他的手指。他咬碎了牙,血腥味在喉咙里弥漫,却始终只有三个字:“我没有。”后来汉奸带回的消息救了他——周家已成焦土,老幼流离,像极了被游击队抛弃的叛徒家属。

潜伏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他给日军端茶时要弯腰九十度,听伪军吹嘘“皇军威风”时要陪笑,夜里还要借着月光在草纸上画兵力部署图。三个月后,他终于把标着哨位换岗时间的地图塞进空心竹竿,交给了城外接头的货郎。

4月27日夜,苕溪的水流得格外轻。周少兰在营房里故意打翻油灯,混乱中按约定点燃了三堆火。河对岸,“郎部”战士如夜行水獭般涉水而来,驳壳枪的保险栓轻轻划过寂静。他趁着换岗的间隙,悄悄打开了营房后院的小门,冷风灌进他的领口,带着熟悉的泥土味。

“打!”随着郎玉麟一声令下,两路队伍如猛虎下山。一路直捣营房,刺刀挑开帐篷时,伪军还在梦里哼着小调;另一路奔袭公路大桥,手榴弹精准地投进碉堡枪眼。周少兰在混战中冲向军火库,想点燃那堆炸药,却被惊醒的日军发现。子弹穿透他胸膛的瞬间,他看见仓库顶上的月光,想起儿子的虎头鞋还在行囊里。

游击队带着缴获的20支步枪撤离时,周少兰的身体正慢慢变冷。多年后,湖州西门的老人们还会说起那个夜晚。他们不知道周少兰的名字,只记得那晚的月亮很亮,照亮了游击队撤退的路,也照亮了一个书生用生命写下的答案——所谓国家,便是纵然背负骂名,也要护它周全。

喋血西门

